

□ 荷花池

比，清华“新工人”的成才率比较高？应该承认，这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百废待兴，国家亟需人才，清华“新工人”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俱全，只要抓住时机，借助清华这个大平台，容易在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使自己成才。我又曾在一个探讨人才成长规律的研讨会上试图回答：为什么清华1970届毕业生在校学习年限远低于前几届学生，而当选中国两院院士人数有12位（顾秉林、范守善、朱邦芬、吴硕贤、隋森芳、顾逸东、周济、孙家广、郝吉明、李天初、岳光溪、郑伟民），明显比清华前几届毕业生多（即使考虑到0字班和00字班两个年级，将人

数除以2，也是如此）？我以为有两点原因：其一，对于学习和研究主动性强的优秀学生，教师讲授课时的减少并不一定不好，因为学生通过主动学习、思考、探索获得新知的途径更有利于未来的创新；第二个原因是，1970届毕业生所学的知识较少，地位较低，他们改变现状的意愿比较强烈，因此“文革”后这批人报考研究生最积极，而“文革”十年使得教师和前几届毕业生的知识也急需更新，如果知识比较多的人没有及时读研、进修、留学，反而将在几年后落后。

我想1970届“新工人”的经历对于我们今天培育创新人才也是有借鉴意义的。

东大操场育新人

——我学校生活的第四点

○ 葛惟鏊（1970届自控）

母校112岁了。屈指一算，我们这届学生也毕业53年了。与丰富的人生履历相比，大学的生活是短暂的，但在短暂的校园生活中，却有着说不完的回忆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学校大张旗鼓宣传的两条标语。一条是中学时就知道的，清华是“工程师的摇篮”，这是进校之前。进校之后，特别是参加了新生运动会，看到的另一条是“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”。

我是班上的体育委员，因此我更愿意回忆我们学生时代是如何实践“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”的。有人形容上大学就是宿舍—教室—食堂三点一线，我们说，不对。对于清华学子来说，除了以上三点之外，操场是我们上学期间的重要的第四点。

我们在校是20世纪60年代，供大家锻炼身体的大操场只有两个，分布在校园的东西两侧。西大操场历史悠久，始建于建校初期。而东大操场的历史则远逊于西大操场，我们1965年进校时，仍显简陋。但是，我对东大操场却情有独钟，一是离我们的宿舍楼近在咫尺；二是操场周边没有围栏，只要跨过楼边的马路，立马就到了操场；三是学校运动队大多在西大操场训练，相对来说这里没有西大操场那么拥挤。

我们的宿舍楼是5—12号楼，我班男同学所在的12号楼离操场最近，跨过一条马路就是，最近的是几个篮球场。每天下午两节课后，我们班上的男同学就拿着篮球

飞奔在球场上，无论身材高矮胖瘦，无论技术娴熟粗糙，更不论输赢，抢球投篮、飞奔出汗就是目的。打完球往往气还没有喘匀就跑回了宿舍，冲到盥洗室擦洗一番。我们12号楼只有盥洗室，没有洗手间，要想洗澡只能到8号楼，所以我们常常跑到8号楼去冲澡，冲掉球场博弈的臭汗，换来一身的惬意。

我是北京101中学毕业的。众所周知，101中学也有着锻炼身体的优良传统。当年的圆明园福海就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大苇塘，每天下午许多喜好锻炼的同学就会围绕大苇塘跑步，一圈三千米。中学毕业前，我们几个同学还坚持冬泳。我们常常冒着凛冽的北风，敲开学校游泳池水面上的冰，冲进冰水里畅游。从水中上来后，皮肤似乎已经麻木，丝毫感觉不到外界的严寒。然后，我们用干毛巾将全身擦得通红发热。但是，到了清华以后，当时整个校园没有冬泳的条件，我只好改为冷水浴，班上的几个同学在我的带领下也养成了冷水浴的习惯。于是，8号楼的浴室就是我们早晨经常光顾的地方。冬泳和冷水浴的好处是，不仅锻炼了我们的意志，



陈康年、孙义和、姜大源、王水弟、周凤山在球场上

更增强了体质，让我们每天都觉得神清气爽，而且一年四季都不会感冒。

冬日雪后万物皆白，平日喧嚣的操场上一片静谧。操场的东面是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，闲暇时刻，我们常常爬上操场东边的小坡，在尚未成材的小柏树林中恣意穿行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留下珍贵的合影。

我记得新生运动会就是在东大操场举办的。在新生运动会上，我参加了100米短跑和跳远两个项目。可能成绩还算可以吧，新生运动会后我和陈其明、张炳山一起被纳入学校的十项全能运动二队，在老师的指导和带领下，每周进行十项全能各个项目的有规律的正规训练，直到“文革”停课才使得运动队的活动戛然而止。

东大操场虽然标准，但很简陋。中间是一个标准大小的足球场，没有塑胶，更没有植草，只有两个没有球网的球门。足球场周边是400米跑道和跳高跳远的沙坑，跑道是标准的8条，是炉渣铺就的，穿着跑鞋跑步时一步一个坑，光脚走在上面是很扎的。但是我班的美国强不怕，他是广东人，有光脚的习惯，宽大厚实的脚板踩在炉渣上和踩在水泥平地上是一样的，或跑或跳，运动自如，我们都佩服得不行。

东大操场也曾经历过清华“文革”武斗的至暗时期，有过不愉快的经历。但是随着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的进展，学校各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，都在向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看齐，学校操场也相应加快了建设，不仅增加了若干个标准大小的操场，而且老操场也旧貌换新颜了。东

□ 荷花池

大操场的足球场、跑道统统改造成塑胶的了，跑在上面舒适而富有弹性。操场周围设立了看台、主席台，可以很方便地举办大型运动会。篮球场也加了围栏，再不用因为捡球跑到马路上了。

每当校庆返校时，我总要看住了五年的12号楼以及紧邻的东大操场。我爱我的宿舍楼，我爱我的操场。在宿舍里，我得到休息和安逸，在操场上，得到放松、快乐和健康。

阅尽人间沧海，归来仍是少年

○李艳和（1978级无线电）



李艳和校友主持庆祝大会

本文是2023年4月30日，李艳和校友在清华大学1978级毕业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开场发言。题目为编者所加。
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在这春风和煦的日子里，清华大学1978级同学们，再次相聚清华园，共忆青葱岁月，畅叙同窗情谊，见证母校的飞速发展。在此，作为1978级校友的代表，我向所有倡议、筹备和组织这次聚会的老师和同学们，表达最诚挚的谢意，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各位同学致以最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！

光阴流转，韶华如水。回顾1978年，那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，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，也是我们人生的重

大机遇和转折。1978级全国高考，报考人数610万，录取40.2万，录取率为6.6%。清华大学1978级本科录取1034人，因为时代的特殊性，其中年纪最大的32岁，最小的只有14岁。本科期间公派陆续出国约50人，1983年清华大学本科毕业932人。

阅尽人间沧海，归来仍是少年。当年走进清华园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：“欢迎你，未来的红色工程师。”那时的主旋律是：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，团结一致向前看；那时我们的信念是：努力学习，又红又专，报效祖国，振兴中华；作为改革开放的早批大学生，我们在清华园感受了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，学会了“勇于担当，严谨务实”。那是一个充满梦想、挑战和机遇的年代，我们作为这个年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，更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独特魅力。难忘西阶教室、焊接馆的灯光；难忘清晨，图书馆铜门前人头攒动、冲锋陷阵的人影；难忘周末地下食堂轻歌曼舞、青春靓丽的身影；最难忘每天下午四点半，清华园中广播都会响起这段熟悉的声音：“同学们，课外锻炼时间到了，走出教室，走出宿舍，去参加体育锻炼，争取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……”